

《出没风波里》



叶永烈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年11月

本书涉猎了很多特殊人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可是世人知之甚少，叶永烈在历史的“角落”里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抢救出许多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

《在哪里下车》



雨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

暴富年代既是草根阶层的狂欢节，也是他们的罹难日。迷惘、恐惧、痛苦、贪婪蒙蔽了原本清白无垢的灵魂，曾经的信仰轰然倒塌。在阴谋与爱情中，迷茫无助的人们将何去何从？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著
花城出版社
2008年9月

这是一部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杨显惠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右派们在夹边沟所忍受的饥饿、劳累和在死亡线上所做的挣扎，向人们展现了“摧残灵魂的瘟疫”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伤害。

采写敏感的马思聪(二)

我像写作科学论文似的，头一步便是查文献。我把许多时间，挪进了图书馆。我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旧报刊、旧杂志查起，一直查到近年来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关于马思聪的种种报道。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之后，我很快就排出了采访线索。

春雨潇潇，我穿行在上海市中心的一条弄堂里。“长兄如父”，大哥马思齐是引导马思聪走上音乐之路的人。我找到了马思齐老人。他已经卧病在床半年多，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回忆往事，说出了许多重要的内容。马思齐在解放前挑起了全家的经济重担，把弟妹一个个培养成人。他为人善良，有一次路遇乞丐，竟把乞丐带到家里待以饭菜。但是，解放后他因没有正式职业，偶尔到大学代教法文，生活艰难，弟妹们纷纷寄钱给他，分担他的生活费。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齐夫妇受尽折磨，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了七年刑，另一个判

了十二年刑。女儿被迫害致死……如今，错案得以平反，两个儿子都有了工作。

我赶往北京。为了采访方便，我住在离马思聪长女马碧雪工作单位一箭之遥的招待所。我在到达北京三小时后，便开始采访马碧雪。她告诉我，马思聪的妹妹马思琚翌日便要离京。当晚，我赶往清华大学。总算幸运，马思琚正在整理行装，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在宽敞的书房里，连地板上都堆放着一摞摞杂志。书堆里夹杂着几盆宝石花。在环形日光灯明亮的光线下，马思琚拿出厚厚的相册，让我看马家那些发黄的历史照片。她爽朗而健谈。她的丈夫汪坦教授，则被马思聪称为“知音”。

深夜，当我离开清华大学，刚好赶上公共汽车的末班车。翌日，马思琚便飞往广州，忙于为中央音乐学院招收新生。

我从北京西郊横穿全城，来到东郊一幢新楼，拜访了中国音协

负责人、马思聪的挚友李凌。早上八时多，我刚一进门，李凌正躺下睡觉。原来他通宵失眠，正想好好睡一下。听说我来了，他翻身下床，跟我整整聊了一上午，从解放前如何做马思聪的统战工作，一直谈到近几年怎样为马思聪平反多方奔走。

我走过弯弯曲曲的胡同，来到一座四合院，见到了已经离休的赵泓同志。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现为名誉院长。解放前，他是跟马思聪有着长期联系的另一个地下党员。解放后又一起共事，“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关进“牛棚”。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侃侃而谈。他擅长在各种场合做报告，所以讲话清楚，很有逻辑性。一口气，他谈了一下午，内容丰富而生动。特别是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受迫害，他是见证人，列举的事实准确而可靠。

(下回：我不得不求助于公安部……)

口红风波

田雪——说是自己买的。见田雪病怏怏的，杜鉴就把她拉到卫生所。回来时，在家门口撞见李尧，李尧告诉杜鉴，王书记刚才打电话找他。这边田雪要下车时，感觉到皮座位凹槽里有个硬硬的小东西，用手掏出来看了看，狠狠地瞪了杜鉴一眼，把那小东西攥在手里。

杜鉴赶到王书记办公室，王书记告诉他：村党支部最近决定对原来岳明山和黑二开地下赌场的那块空地进行招商开发。杜鉴是本村有实力的酒店老板，先通报一下。杜鉴向王书记道了谢。回到酒店，马上吩咐腾出最好的包房，又叫厨师准备最好的酒席。准备停当，自己开车去接王书记。王书记脸色温和，坐到了上席。撤了酒席，杜鉴给王书记开了房间。王书记把小青搂到怀里，一边把杜鉴推出门外，顺手把房门“砰”地关上。

想起田雪身体还不舒服，杜鉴赶紧往家赶。见田雪在床上躺着，杜鉴凑上前去问：“怎么啦，你哪里

不舒服？”田雪声摊开手，露出半截猩红的口红：“杜大老板，你不至于连什么女人坐过你的车都不清楚、不记得吧！”

杜鉴沉思了一会儿，如实地说：“可能是我那个女同学的。”说完，又觉得不是很妥。于是又补充说：“也可能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女朋友的。”田雪讥讽道：“我说她怎么会变，一会儿是老朋友，一会儿变成女同学，一会儿又变成你朋友的女朋友了。”田雪气呼呼地说，“反正变来变去，都是狐狸精一个，难怪有人对她念念不忘呢。”

田雪一边把那团巾摔到地上，一边继续说：“我怎么老是有眼无珠，还以为你是个纯洁、正派的男人，当初我还以为你哪些瞒着我的乱七八糟的丑事，是侯伟酒后信口胡编的，今天看来，都是真的，我真是有眼无珠……”田雪的泪水流了出来。杜鉴只觉得头嗡嗡地一阵乱响，不由自主地夺门而出。

(下回：筹资800万元……)

上海女人(十)

的董建议，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议。

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然后发出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董——建——义！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议，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我和晁崇文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说，我来埋掉他。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

埋！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上海去！

我们在明水公社请了两个老头帮忙火化。煤油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包裹。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

(下回：“三·二六”事件……)



白羊座

●工作：默默做自己份内的事情，害怕受到他人干扰。
●爱情：对另一半易没有安全感。



金牛座

●工作：投机心彰显，对钱财和投机都颇有心得规划，小心掉进金钱陷阱。
●爱情：单身者对自己的魅力开始不自信，不过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



双子座

●工作：状态不佳，工作时容易分心，常常会犯些不可饶恕的错误。
●爱情：善于自娱自乐的人，快乐的日子会比平常人要多。



巨蟹座

●工作：乐于助人的一天，看到伙伴有困难就帮一把。做了好事的同时，也拓展了人际关系。
●爱情：注意自己说的话别夹枪带棒，否则容易伤害到对方。



狮子座

●工作：情况基本上还能让你满意，也适合思考工作未来的动向，做好规划。
●爱情：自我控制意志消沉，感情混沌容易被外界引诱的一天。



处女座

●工作：去除浮躁的情绪，静下心来才能想通困扰你工作上的事。
●爱情：非常希望得到另一半的真爱，但你一脸的无所谓让对方不知所措。



天秤座

●工作：节外生枝的事情太多，放宽心怀，相信总有雨过天晴的一天。
●爱情：勇于直面问题，去除逃避心理。



天蝎座

●工作：注意作息规律性，否则会影响上班时的精神状况和思维的敏捷程度。
●爱情：单身者和恋爱中人均能真切感受到爱情的甜蜜。



射手座

●工作：无论面对的是伙伴还是上司，对于过于夸大的话语或承诺，别太偏听偏信。
●爱情：恋情发展较顺利，把握好尺度即可。



魔羯座

●工作：之前的辛勤耕耘，让你的业绩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爱情：保持适当的距离对爱情会有保鲜效果。



水瓶座

●工作：要有自己的主见，切忌盲目依葫芦画瓢，否则大家都会放弃你。
●爱情：单身者身边会出现各种类型的异性，小心选择即可。



双鱼座

●工作：眼光独到，能轻易抓住机会，与身边的伙伴上司相处融洽，常得贵人相助。
●爱情：已婚者双方相处和谐。